

中国的 心病

南方周末 记者文集
在这里，读懂中国

鄢烈山 著



ZHONGGUO DE
XIN BING



YZLI0890121912



南方日报 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南方周末 记者文集
在这里，读懂中国

中国的心病

鄢烈山 著

ZHONGGUO DE
XINBING



YZLI0890121912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的心病 / 鄢烈山著.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91-0262-4

I . ①中… II . ①鄢… III . ①时事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0932 号

中国的心病

鄢烈山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83000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你必须抚摸他们，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

陈明洋

我一直说，来《南方周末》的人，多少有点别有抱负。这些人，往大里说，胸怀理想，心忧天下，距稻粱之谋远，离家国情怀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往小里说，他们不过是说点真话，说点实话，不过是我手写我见，我口说我心，不过是在新闻这样一个岗位上，在中国特色的巨大转型中，尽一点新闻人应尽的职分而已。套用维特根斯坦对人最高评价的话“他还像个人”来说，就是：他们还像个新闻人。

我说过，真话在中国曾是——现在也许还是——稀缺的产出。“有可以不说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在新闻共同体中大约遂成名句，原出自南方老报人黄文俞之口，被左方、江艺平等一代代《南方周末》掌门人以及《南方周末》人视为报训，接力传递，铭之于心，应之于手，《南方周末》一纸风行到现在已是第二十六个年头了，应该说，良有以也。坚守这一报训，不容易，需要一点执著，一点坚韧，甚至一点——照北京话说——浑不吝，当然，也需要一点技术含量。

我也一直说，《南方周末》和《南方周末》人，其关系是彼此成全的。《南方周末》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一个不算低的平台，《南方周末》人则高人辈出（据说，有《南方周末》是“中国新闻界的黄埔军校”之说。幸耶？非耶？）。“不算低”滋养“高人”，“高人”成就“不算低”，彼此遭遇，相得益彰。

并非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成全《南方周末》、滋养《南方周末》

人的，是中国这个被视做新闻的天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新闻天堂，意味着不时有“同胞”地狱准地狱，而“物”不吾与也；是“要识中国真面目”的巨大挑战和巨大诱惑——中国仍未走出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而被成全被滋养的《南方周末》佼佼者，“高人”中的“高人”，就是《南方周末》的高级评论员、高级记者、高级编辑吧。

这里的“高级”，是《南方周末》内部职称的塔尖；这里的内部职称，只能算是“内部粮票”，跟“省票”、“国票”不同，行用于《南方周末》内部而已。“职称”虽“内部”，标识的也是职业段位；高级，则有标杆之义；标准，自是“《南方周末》牌”的。

六年前，我忝为《南方周末》内部职称的始作俑者，是期望为无意于管理岗位的采编人员打通一条业务上升通道的，乃至有为《南方周末》服务的终身评论员、终身记者、终身编辑，而进入管理岗位的则不在职称评聘之列；六年下来，《南方周末》的“高级”计有十二位：

高级评论员：鄢烈山、陈敏。

高级记者：郭国松、南香红、李海鹏、张立、章敬平、陈涛、庞瑞锋、张英。

高级编辑：朱力远、林楚方。

如果不出意外，今年产生的高级职称者还有：马莉、刘小磊、袁蕾。前此“高级”而离开《南方周末》——前面说过“高人辈出”，这里是另一种“辈出”，即出去了——的，是八位：郭国松、南香红、李海鹏、张立、陈涛、庞瑞锋、林楚方、章敬平；留在《南方周末》的，还有四位：鄢烈山、陈敏、朱力远、张英，其为《南方周末》而“终身”乎？其为新闻而“终身”乎？

写到这里，要借李叔同一用，“悲欣交集”，不为矫情！悲不说了——《南方周末》或不止《南方周末》一机构之小悲而已，这里要说的“欣”是：无论“终身”的，还是“辈出”的，他们仍以《南方周末》为荣，他们仍以《南方周末》为家，为娘家，为冤家，为情人，可资证明的是：当《南方周末》要出这套高级丛书时，他们慨然允诺，把在《南方周末》的作品结集。

我不敢妄说我认为“《南方周末》关切‘中国根目录问题’”，而他们是优异的身体力行者，我不想数说这些“‘高人’中的‘高人’”一个个地如何如何，我不能分说新闻如何易碎而南香红、李海鹏如何有“对抗时间的写作”，我也不用再说杂文如何被鲁迅期待速朽而写评论的鄢烈山、陈敏又三复斯言：因为他们自有作品在，而读者诸君，你们亦自有如炬目光在！

是为序。

2010年4月18日于陈留居

呈 90 度角前进的鄢烈山

杨锦麟

一个月前,《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捎来讯息,说受鄢烈山之托,想请我为其新著写个序言。徐列并转来鄢烈山的信函。鄢烈山在信函中写道:我想,杨锦麟先生如果肯给我写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一来名人中杨先生是令我和我的潜在读者所尊敬的人,二来杨先生“读报”其实也是时事评点,他的心与内地民意相通,对言论环境甘苦也是亲历,三则他对我也有所了解,在香港与他有一面之缘,曾蒙他赐宴。

烈山先生将我纳入所谓的“名人”,实在不敢当,其实也是徒有虚名而已。在电子媒体混饭吃的人,最应警惕的就是不可为虚名所累,但他对我的观察心得,我觉得是知音话语,能引起我的共鸣。

和烈山先生确有数面之缘。印象最深的是在香港的邂逅,那天大家谈兴甚浓,遂相约到庄士敦道的一家专事杭州本帮菜的酒家餐叙。席间,烈山先生话语不多,他更多时候是倾听,酒喝得不多,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并不善饮,也是这些年勤于笔耕,身体或有欠安,方有所节制,这一点自律和节制,显然就比我强。只是纳闷,不善饮的写作人,何以有如此洗练、泼辣的文字,精准的“点穴”话语究竟从何而来?

对笔耕为生的同行,我一向充满敬意和好感。毕竟,以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即使勤于笔耕,文字工作者的日子也过得并不宽裕,三餐温饱之余,更多时候寻求的是一种精神层次的满足。或针砭时政,或苦心建言,或怒发冲冠,或匍

匍行进。基于特定话语表达环境的规限,很少人是能坚持始终的。即使中途退出,改弦更张,也是情有可原。

能坚持始终,热爱手中那一把笔,那一迭稿纸,或者是狭小书桌上那一部代笔的电脑的,一定是执迷不悟的人。我想,我和鄢烈山应该都是这一种类型的人。

未识其人,先识其文。正式认识鄢烈山之前,我是在内地一些报刊杂志上逐步认识鄢烈山文字,领教和叹服其行文风格的。字里行间的老辣,字字珠玑的精准,每每拜读,总有回肠荡气,畅快淋漓,拍案叫绝之感。总以为,能写出这等精彩之人,非资深媒体从业、非阅历深厚者莫属。

却未曾料到,这一个“想当公民的杂文家”,和我岁数相若。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曾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政府机关干部的经历,让我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近感,因为我也有相似的阅历和人生轨迹,我们年龄相近,一个属龙,一个属蛇,凑成了一个“龙蛇混杂”的映像,希望不至引起读者诸君的负面观感。

有趣的是,烈山先生直至1986年才加入新闻界,弃仕途官场而不顾,卖文为生而不悔,并不是当下多数人的选择。无法深究其究竟,但也发现他自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目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的他,二十余年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7种,虽然他自谦“多为吞吞吐吐的言辞”,但这位时评家,却直言不讳其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

杂文家或者杂文写作,在过去的六十年间,曾有过一个众所周知的年代断层,人才凋谢、鸦雀无声的那一个断层,人们记忆犹新。

没有杂文随笔的时代,几乎可以断定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大时代的转型和变迁,若只是主流话语的喋喋不休、千篇一律,思想势必是苍白无力的,有感而发,顺手拈来,或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或一挥而就,或洋洋洒洒,或斟酌字句,或低声吟唱,或引吭高歌,或小桥流水,或大江东去。

杂文或杂文界的兴衰起伏,是一个时代究竟有没有言路的观察坐标。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少有脱离大时代而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写杂文的鄢烈山,和其他写评论、写杂文的同行一样,都知道戴着脚镣跳舞的不易,都知道裹足不前但仍要奋力前行的艰难,都知道很多时候脖子被使劲掐着还要大声疾呼的痛

苦，只是诚如烈山先生所言：

人间总有一些基本的准则需要我们来申明来维护吧？总不能听任一些人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吧？宽容不应当成为同流合污或苟且偷安的借口。

作为时评家或杂文家，烈山先生的新闻触觉是敏锐的，往往见人所未见，文风明快，出手极快，他说，期待读者能从他的著作中，“对我们习焉不察的观念重新审视，有一种发现的快乐”。以我的经验而言，确信多数读者都能在阅读过程中获得这样的快感。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彭蕙仙 2007 年间曾有感而发：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疯狂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客，我们只会无聊但不会无耻；我们只会苦恼但不会苦闷。单调形成了道德问题，甚至把权力斗争化妆为族群对抗，那通常要有文化人加入战场，文化人良知的堕落是整个社会堕落的重力加速度；政客都需要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协同作战，那是帮助他更快打倒敌人的利器。

鄢烈山显然不会是那些趋炎附势的帮闲，无数像鄢烈山这样的杂文家、时评家，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并不是所有文化人的良知都是那么容易堕落的。

博物学家威尔森（Edward O. Wilson）说，知识分子是与“当道”成 90 度前进的人。这说的不只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责任。一个社会要有够多清醒并且时时保持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才会有希望；如果敢说话的知识分子说的都是跟有权力者相同的语言，其他的知识分子不敢说不屑说也不想说，这个社会只有愈来愈往一个方向走，难有例外的，那通常是沉沦，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如果文化人对现象只能表达出实时的意见，不能沉淀出深远的反省，这个社会将永远不可能改进，只有一步一步被表面的情绪所淹没。

因为有像鄢烈山如此清醒而时时保持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我们才不至于对社会失去最起码的信心。

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尤其是文字工作者，也许会有为五斗米折腰之时，或为稻粱谋而不能不或不得不迎合和迁就话语环境的约束和规限，但即使是“吞吞吐吐的言辞”，欲言又止的表述，却仍然不妨碍我们思想的自由驰骋，不妨碍我们在任何情境之下，力求挣脱味同嚼蜡的八股文风，力争写出言之有物、行之且远的上乘之作，鄢烈山的杂文、时评以及这一部时评集，就是这种奋力挣脱之后的上乘之作。

也许是巧合，为五斗米折腰的姿势，其实和呈 90 度角前进的姿势不谋而合。
呈 90 度角前进，并不是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坚持和执著。

是为序。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

CONTENTS
目 录

总序：你必须抚摸他们，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	陈明洋	1
序：呈 90 度角前进的鄢烈山	杨锦麟	3

第 ① 辑 资本与权利

痴人说梦	2
拒绝金庸	5
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	7
哀小丹	12
“权力资本”	15
道德“悬棺”	17
“市长经济”	20
对内开放	23
职业杀手	25
“波尔大哥”，永别了？	27
工友们，谈判去！	30
顺应世界潮流 ——戊戌变法百年祭感言	32
性交易	36
追问的权利	39

人权：人的权利	41
你凭什么先富	44

第 ● 辑 公民与法律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48
杀人的理由	52
论幸灾乐祸者的心态	56
“爱国贼”	59
教育不公乃最大的不公	62
专权使人变成鬼	64
生不逢时胡文海	66
从“公检法”到“法检公”	69
权钱结盟新阶段	72
评仇和升迁的所谓“突破意义”	74
媒体为何厚爱毛东东	78

第 ● 辑 常识与逻辑

张维迎“站”在哪里说话	82
两种傲慢都要不得	85
没有职工参与的“改制”难称合法	90
“理性”岂能排斥“直觉”	93
向阿卡耶夫致敬	96
我们现在怎样做冤民	99
站在全民族立场讲述中国抗战	102
刀匪都市化的“三理”	104
向何祚庥请教两个逻辑问题	106
再与何祚庥先生谈几点基本常识	109

重温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的梦想	114
“钉子房”与钓鱼岛之比较	117
为烧狗者一辩	120
“城管”为什么招人恨	123
向受暴雨重创的济南人民道歉	126
值得敬重的印度人	129

第 11 辑 道德与制度

许三多是我们的白日梦	134
“民主”不是“集中”的参谋	137
相信选票的力量	140
坏的制度比坏的国王更坏	142
从代价论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145
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148
“普世价值”的朴素理解	151
少贴“反华”的标签为上	153
“做鬼也幸福”为何惹人反感	156
赞成提拔“警察妈妈”的理由	159
灾后重建，看不见的维度更重要	161
摆脱受害者心态	163
“虎照门”的善后何以服众	166
杨佳袭警案应异地公开审理	169
我看“毒奶粉事件”的根源和对策	172
暴戾之气何以弥漫	174
且慢为“掷鞋”记者叫好	177
范美忠的“三合一”角色	179
关键在于革新社会管治观	182
入乡随俗说“外宣”	185
孙东东也该问责	187

为“被”字句叫屈·····	191
T恤衫上的表达权·····	193

第 11 辑 良知与心病

成龙说“中国人需要管”的对与错·····	198
“不违规”何以成了挡箭牌·····	202
胡斌飙车是出于对车技的“自信”吗·····	205
警惕“顺溜”们僵化的历史观·····	208
从“开胸验肺”说“煽动”罪的诬妄·····	212
“雷人”的官员电能从哪里来·····	214
中国的心病·····	216
告别“翻身”观	
——论“公民”与“战士”的分别·····	219
“建设性”是嘛玩艺儿·····	224
21 世纪的“新乐府”	
——我的“时评”观·····	229
愤世与媚俗	
——今天的言论需要怎样的文风·····	237
网络舆论，解渴的马尿·····	243
网络世界岂容鬼蜮伎俩·····	246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248
后 记·····	251

中国的心病

ZHONGGUO DE XINBING

一个月前,《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捎来讯息,说受烈山之托,想请我为其新著写个序言。徐列并转来烈山的信函。烈山在信函中写道:我想,杨锦麟先生如果肯给我写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一来名人中杨先生是令我和我的潜在读者所尊敬的人,二来杨先生“读根”其实也是时事评点,他的心与内地民意相通,对言论环境甘苦也是亲历,三则他对我也有所了解,在香港与他有一面之缘,曾蒙他赐宴。烈山先生将我纳入所谓的“名人”,实在不敢当,其实也是徒有虚名而已。在电子媒体混饭吃的人,最应警惕的就是不可为虚名所累,但他对我的感激心切,我觉得是知言诺诺,能引起我的共鸣。和烈山先生确有较面之缘。印象最深的是在香港的邂逅,那天大家谈兴甚浓,遂相约到压士敦道的一家专事杭州本帮菜酒家畅叙。席间,烈山先生话语不多,他更多时候是倾听,酒喝得不多,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并不善饮,也是些年勤于笔耕,身体颇有欠安,方有所节制。这一

第 ● 辑 资本与权利

痴人说梦

朋友们告诉我，上海《报刊文摘》1995年3月14日摘登了某报的通讯，介绍河南“临颍县有这么一个村”：“与九十年代发达农村毫无二致，然而，稍事停留，便恍若隔世，似乎回到与眼前景物截然相反的六七十年代……早已被列入改革范围，有养懒之嫌的分配制度，在南街（村）却创造了这样的速度和经济效益：一九九一年村办企业产值突破一亿大关……一九九三年的最新统计数字是四亿。”

所谓“恍若隔世”的景象，学《毛选》、背“老三篇”、开“讲用会”、“斗私会”之类，我去年偶尔翻《河南画报》时，已经看过图文并茂的报道了。现在既然被颇有影响的某报加以传播，我倒来了认真对待它的兴致。

找来这篇题为《昨日的梦，今天的梦……》的通讯，我仔细拜读，越读越觉得是痴人说梦！

我一点也不怀疑报道提供的事实——当然是精心选择过的事实。南街村民享受的福利很多，“无论你有没有劳动能力，只要是南街人，就是一个年收入至少千元的村民”。这不稀奇。我们武汉城乡结合部的一些村按人头每月发一百元“工资”。一些村是这些年押（转让）土地有了大笔的钱，一些村是村办企业年产值过亿，或兼而有之。何况这个南街村有二十三个企业，包括中日合资企业，有全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基地，从经济实力上说搞这些福利是完全可能的。

稍有点科学头脑，略懂对比试验分析的人，都不至于把南街村的富裕归功于搞“六七十年代”的那一套。道理是明摆着的，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学毛著、开“讲用会”、唱“样板戏”、办“学习班”这一套“法宝”，“文革”中大面积“实验”过，搞得很虔诚的地方定然会有不少气（包括南街村吧），因为它们中并没有出

现一个这样的亿元村；如今，绝大多数村子不搞这一套了，却出了华西村、大邱庄等许多富裕村。排同求异，可见起决定作用的不可能是“恍若隔世”的那一套，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市场取向。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去访一访，那成千上万富起来的村子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改革开放，是搞市场经济！

这个“梦”也提了提所谓“外圆内方与市场经济接轨”，无非是吃饭送礼、高薪聘用人才，仿佛这是不得已与外界发生的联系，而南街村内部真正致富的原因，如产品设计、经营决策、推销策略是怎么按市场机制运作的一概略而不述，却武断地下结论是“早已被（别处、社会）列入改革范围，有养懒之嫌的分配制度，在南街创造了这样的速度和效益”。这样的推论方法我们是很习惯了：想证明什么想鼓吹什么，都可以将经济成果拿来挂钩作证据。在那个“恍若隔世”的年代，一会儿是“批林批孔”促进了生产，一会儿是赛诗促进了……一会儿是“批邓”促进了……而一个先进单位的成绩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个单项的经验总结！没有逻辑，不需要逻辑，只有宣传的需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南街村带头人的一些做法、说法只要不违法，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既然作为新闻（而且是正面介绍）加以传播了，我们就有义务予以评论。从理论上讲，村总支讲的什么“跨越小康，向共产主义迈进。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共产主义的新南街正在中原大地崛起”，完全有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全社会（全世界）是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一村（一国）怎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只能是“大跃进”年代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所谓“共产主义”的新版。

在实践上，南街村的一些做法毫无疑问义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比如，“让有过错的当事人站在台前，回答大家质问，接受批评，由长辈训斥，亲朋劝导，孩童羞骂，使这种场面生动激烈，当事人立马汗颜”。这显然是“六七十年代”批斗会的遗风，是对公民人格的不尊重。至于“有错误行为的人要穿上标志参加学习班的一种黄颜色背心，白天用人力车从窑场往建筑工地拉砖，晚上住在南街保留下来的一座破房子里，吃窝头菜汤”，是公然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羁留一晚上，穿那种号衣我还是在一个劳改农场见过！还有“年轻人谈对象要首先向团支部汇报申请，经组织调查了解后方可进行；结婚亦如此……不得自定日期”。这种规矩也是对公民自由的粗

暴干涉。乡规民约岂容与法律相抵触？

我想不透编者为什么会在显著版面推出这个通讯，而且经济角度的分析毫无新意，政治含量却不轻。这恐怕还是在于对“六七十年代”（主要是“文革”）那一套认识不深，仍存有幻想。这两年虽然提出了“主要是防‘左’”，但是“左”的那一套，在传媒中并没有成为“过街老鼠”，因而仍如“城狐社鼠”，敢于公然招摇，甚至神气得很。由此看来，“主要是防‘左’”，并非无的放矢。

附记

本文是我于1995年底加盟南方周末之前，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三篇代表性作品之一。文中所称“某报”是《中国青年报》。只有《南方周末》才能“逆势”发表这样的批评文章。本文发表后，上世纪90年代初颇为得志的《中流》杂志（后来它因反对“三个代表”理论而停刊，那是另一回事），以“清华大学萧奇”的名字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学子南街行札记》，证明“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兴旺靠毛泽东思想”，并附录了本文做批判靶子。

2008年，这个所谓“红色亿元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毛主席共和国”，资不抵债、瞒着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杂志报纸相继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人说，南街村的真相，“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有人问，“南街村是谁的梦想？”我在2008年3月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南街村是谁的教训？》指出：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是全中国所有相信精神“永动机”（“精神原子弹”）神话的人们的又一个教训。

文章最后对那些真诚怀念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说：渴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没错，但过去的时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与回到从前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